AE
2
A37
1775
v.5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類稿卷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尙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

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八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事邵榮信國公湯和

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
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叅議毛廣方渡江而附者
一人虢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
一人西平侯沐英

太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
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
賜謚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
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

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謚皆配享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已上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桌坐已滿回觀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

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爲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上宮車宴駕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由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壼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黃玹

憲宗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竑具奏請立爲皇太子上大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尚書王翺有難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由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翺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復以利自汚耶吾儕愧死矣時景泰二年五月八日之事英宗復辟憲宗復正位東宮竑已死發棺梟首（詳載廣西省志）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卽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嘗

奏立之文刺史湯抄亦曰後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宮爲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竑之發衆官迫於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帝出於少保況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旣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覩迎襄之意自是王文見前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覩英宗

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玹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代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爲奸臣謀爲不軌等事嘗謂背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有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

智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乃肆為奸宄交結權官挾天子以令群臣樹立黨私引兇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為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攘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强立刑誅鉗當代言官之口臺諫多為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

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體義士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眚徵屢見搆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熒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不顧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荷皇上俯從羣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于幾危

成國家于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
福實基于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于
存歿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
而少卿古鏞叅議丁澄爲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
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爲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
妄深爲慘酷殘忍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
行罷黜安示將來况當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
日伏望皇上奮乾綱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
謙王誠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

惡古鏞等誅其一二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效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聖斷謹具奏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五分錢十五文共貯

續錦計價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粤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誑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于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將召公則息絶矣遂贈官賜葬地于鍾山之西至

令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
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詈之
曰反鑾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鑾上怒命曳
斬之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
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北京
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
語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爲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
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巳夷騎薄都
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

敢有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為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里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擕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季曉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

伏不起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
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幸上命其
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柰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對曰非
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每
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爲刀鋸
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
之人何爲怒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
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

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
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
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
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
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敬閩人知累朝
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慊時宜正德間
內臣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
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崩一處有聲吼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淹沒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

簡文武大臣匆匆隨焉初至龍虎臺札營一鼓即驚
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莛牙梟來集上入心
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
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
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奈
公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殆盡
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葢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
得寇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擡營南就渾河行未

二里寇見之遂羣譟而衝我軍顛頓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大師英國公兵部鄺尚書竟不知死所也葢北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絶其水耶幸而二十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衣甲器械盡爲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綢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惟楨入見太祖時所戴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

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衛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焉晝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

京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姑蘇誌又以爲金璹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䢿知天[illegible]

之曰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當名乃鄭太祖
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鄭後復別取
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菴在本朝極傳者亦以韓
爲辛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
難知故耳

七修類藳卷十四終

七修類藁卷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一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閫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恥之甚王凝之妻

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寵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迴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袁天眞

吾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大老爺之尊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

不可對人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眞林下之人而任天眞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乖崖集有詩寄陳摶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尙爾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眞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瑾共族而誕又遠矣況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號文溪

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識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文山乃再從子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文陞壁子也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illegible]

說以爲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崖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爲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昂誤矣子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辭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

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爲養子（事詳宋遺民錄末卷）既立爲帝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爲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脈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爲不捕之猫將帥乃反噬之犬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猝以西江寺梁爲棺

隨爲我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宋也我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之爲順彼胡自謚爲惠宗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諫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畱心翰墨一則累

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弟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方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邪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覥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葬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揰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娠見有黑氣一

道人言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爲蛇托生而報之
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尤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
吳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
老嫗攜子𨍏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
阻但母子久居願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矣
叱之竟焚明日巖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
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殰也子
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
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爲誅蟒而

得仙正學之旨爲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況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爲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黄輩之誅夷抑又何爲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爲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英曦爲逆而族以爲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

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眞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賓於珠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臥海棠泥污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鵞黄是皆眞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大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淸名勝之矣吾杭吳蔡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眞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偏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

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桱

元四明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舊書作僭奉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几子桱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桱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篡耶子桱必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爲我太祖所戮人以爲報予以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

震偶相値耳苟有是夢朱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爲有所處耶凡續編末論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據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謂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爲末世元爲皇初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諂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攷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憲五溪處見之沓雖明驗因而告曰記憶宋禁讖書犯者日衆藝祖特以此書紊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懵其先後不復可驗遂爲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觀可也

山水眞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眞山水及見眞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眞而孰僞耶昨讀杜詩題蜀道

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爲眞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眞者爲畫乎據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予以此即齊王好竽而抱瑟於王門顏駟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鑿枘

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悴矣荆山之璞産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遇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金史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音事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音事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

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可名爲竅中矣

人神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葢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

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措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雪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毋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爲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抓之

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土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予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爲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眞書

世豈知其然哉此爲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
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
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二琰不當入列女傳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
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
知音能辯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
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
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

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琰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

色也老蠹白者血耗而氣存之時矣

胎卵生物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

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炁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世道

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諂諛日盛而風俗薄在上者好古嬌

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眞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疏三年三日決榮枯噫欲復古治尙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猶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

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惡俗

舊聞溫州樂清近海丏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爲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邊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即爲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以爲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爲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葢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變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幷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

青今草木俱緑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緑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爲業皆目前者也今

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卽地獄耳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爲眞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

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瑣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卽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凛冽水冰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葢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手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菴所以爲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齊書謂爲魂遊心溺乃當葢魂乃陽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盍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宰出卽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爲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樂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爲介子推琴操以爲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

拈書質諸博雅

丶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臥冰得魚晉王延亦爲母欲魚扣冰而哭忽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死除雪入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遣掾排雪見定絶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於袁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拈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爲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

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詭異奇瓌處乃蘇飛等爲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芍藥榮五物玫麥秋至爲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僞耶精微論中羅裹雄黃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則羅與歃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爲岐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

耳

七修類藳卷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爲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爲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樹且封其圜堂一見知之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

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爲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爲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稟脾胃壯盛則

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
生如畝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眶屬脾開眼
則眶動眶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寐則四肢
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
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耳丹溪以腎水為主
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竅
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為氣主
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
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

日精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易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屬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爲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

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
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
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脈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
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
而脈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
在北方靈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
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

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恙子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葢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卽請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

家人擧哀以爲之者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予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爲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恥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黄冠去國南宮王積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

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焉他日士奇為之作傳與其子曰向使同儕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爾楊數言尤為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

大小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爲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貝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僞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

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入未盡知今者察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黄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彦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已上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　蔣之奇已上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已上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已上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illegible]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貫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　朋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迴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紆

高士青　鄧忠臣　种師極　韓　治　都　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　肇　黃　遷

莫佽正　許堯輔　楊　朏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　居　李　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　才　曹　監　侯顯道　周遵道　林　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已上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泳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佝

張茂則　張琳　裴彥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祜　王化臣已上並元符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illegible]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

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戸部侍郎 章穎 兵部侍郎 鄭湜 刑部侍郎 樓鑰 吏部侍郎 林大

中 吏部侍郎 黃由 禮部尚書 黃黼 兵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孫逢吉 吏部

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吳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卿 楊方 秘書郎 項

安世 校書郎 李𡌴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州 游

仲鴻軍器監簿吳獵監察御史李祥祭酒楊簡國子博士趙汝讜監左
藏庫趙汝談淮西府幹陳峴校書郎范仲黼著作郎汪逵司業孫
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陳武國子正田澹宗正丞黃度右正
言張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黃灝浙西提舉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illegible]興教授王厚之江東提刑孟浩知湖州趙鞏知揚州白
炎震成都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　麟

蔣　仲　徐　範太學生蔡元定　呂祖泰

髪黑白

人之髪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葢以髪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髪白周興嗣成書而髪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髪此體性之

對簡文曰松栢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
詼士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鬢髪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
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自經
術自性理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
來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
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
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渾融處也五句

采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　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眞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渣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箴規之義錄以告不知恥者記云吳俗甃大石爲池穹幕以磚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

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illegible]謗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則屠沽者瘍者疕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為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果不相浼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

怪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怪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須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

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娩乃殞道眾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酹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不以爲言次夕又如此於是趨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甘辱不去久之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生平

則慈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致爲鬼生出中朝故事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屬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

十有三年晉書顏含傳　邵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蓋蘇矣能夢而不能言久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爲人離散則死若蓋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合者何物也邪是則顏蓋既爲陰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悉明者猶在陰類故也

天命性情喻

先輩吳美中讚以米譬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汙潔之蘗而毀[illegible]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

喻性情以油爲氣而燈心爲質燈焰乃精神也爲其照物則爲才能其熱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爲至理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

較之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若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爲禮官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而借寇兵也卿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洞開重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爲進賢人幼讀書即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躭翫典籍手不釋卷從釣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授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菴撒甲哈海赤守贛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收援兵於隣

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
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
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値天淫雨敵勢益滋
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
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
之贛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
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
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既而贛亦陷全海
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

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佐政有聲出奇攻
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
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歎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
省郎中再請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廓于河南除
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翔銓選廣西
舟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國朝矣伯顏由是潛
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願交者皆不得
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
誅茅剪荆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如

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厲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舫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熊釗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傳曰一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鎮江閫虜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有所爲也事既無可奈何存身以承祀亦義也今爲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煢煢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茆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鎩盡孤

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吾
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
俱無成我恩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
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鑒假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壽
考兒不良兮負母身脊維新兮酒旣醇我母式享母
悲辛嗚呼母兮母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敎我育我齏不周西舉盬切感師

德十年苟活貽師羞洒旣陳兮師冀止一觴我奠涕
泗流嗚呼我師兮吁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令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
節兮寰宇共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
公兮斯酒斯酌我魂我魂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旣死兮
骨當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毋我讓爻不
慈兮時不利
鳩兮鵲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令

日兮人誰我究一觴進汝兮神魂安然嗚呼嬌兮果
不我誤胥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旣未載也而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不酸鼻惜其賛有曰前之不死銓選無社稷寄也嗚呼太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數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濟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

爲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稾卷十六終

七修類藁卷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

三之一焉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畫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眞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爪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松是

車輪蝴蝶水是鬬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寫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以醫語吾杭孫銑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方正草可掩飾耳後讀史方知果然史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張知不及顏遂去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人沈懋學仕書與畫孰難沈曰畫易

予曰何以見之彼以畫使學某則看者亦知是某畫也書雖學某書看者亦可知似某書耶予戲曰可以教矣蓋畫記載吳道子學書于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于兄弟而友愛同于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强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爲婿友不知何以相處

虎倀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倀亡解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凶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于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于其所在昏夜叫號以爲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讎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倀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役幸而虎斃又

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欬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聲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倉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倀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illegible]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罷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

商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俟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雞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卽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況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況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予嘗見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

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彔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彔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貧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諂而謂爾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

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

將術

爲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亦然天道好生殺生罪也術數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於蟫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

徒具筌蹄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入聞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此物氣類相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矣後漢書載挹婁國人冗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久思神助

吾六少未讀書頗信佛法[illegible]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

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爲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番葉徒閱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向曰能伏灾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啓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蓋異之予則以爲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爲之助也但三句固卽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眞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淸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

妻孚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澈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敘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爲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illegible]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免

鄧攸棄子全姪

棄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子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棄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卽[illegible]路者矣劉須溪以爲無

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言皆同則又實有是嗚呼可與同行而又[illegible]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子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逵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乎死一可謂求生不生

一可謂求死不死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耶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爲嚴州守宋末降元爲總管皆歙人也予以鄭既不受元爲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元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歲元年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

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頁荷
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
守伏波鬪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redacted]收遺骨歸劉
三吾有詩弔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
赴水何慚汨羅與裹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
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甄侯諸將吏皆能為國報
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之桂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

嘗試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冢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冢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爲之節文儀則

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爲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杯棬而

不能槩視其琴瑟書册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慤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貌之尸以象之祼將以求之陰爇蕭以求之陽其禮嚴以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閩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

也質之曰沽當肆曰鑪釀之再亦曰酘漉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酌相强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怒曰奰音婢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人所常行易曉者以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卽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卽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

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爲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衣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已而文龍爲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祠岳豈堪與雠人共哉果欲畀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刁斗而
程不識擊刁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盖
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
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
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
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
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

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
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堺盃起至
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
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松漠紀
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
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麪三斤油半
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麪醬半斤大
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麪三斤雜使錢

二百白米三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必然者矣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待之禮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者則錯治亦無事也國

初蘇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陰陽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益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月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漆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予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胗曰予病矣同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

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爲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巳集諒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舁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

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然不思陶在放逐之時秦當遂逐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官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一 穉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

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
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
之選其才且賢者交臣禮部儀制郎中豐城史安祠
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升等敗死寇
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遂死十
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朝廷贈錄

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詳見東里文集又正統十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焉　公嶺嶄侵府縣浙江都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楊東里之文為謚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也耶此特予所知

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又不知其幾耶

七修類藁卷十七終